
論詞第一義——讀邵祖平《詞心箋評》

嚴壽澂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

邵祖平《詞心箋評》，拈出「詞心」二字，以為勝於王靜安所謂境界，因世界一切境皆由心造，心在則境存，心遷則境異也。其所謂詞心，重在一「感」字，以為凡詩詞製作，皆始於感物。終於感人。詩有為而作，常有教人化人之意；詞則不及政治，不涉倫理，無所為而作，引人同情，且不必成片段具始末，所寫者多瞥遇之境，游離之情。此詩心與詞心之所以異也，而同出於真情實感則一。詞雖號為艷科，然忠愛纏綿不能暫止。蘅塘退士評李義山「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二句曰：「一息尚存，志不少懈。可以言情，可以喻道。」潭秋故曰：「孰謂詞章小技，而不可因之見道哉？」謂「詞心」說為論詞第一義者，以此。

關鍵詞：邵祖平 《詞心箋評》 詞心說 民國詞論

一、敘說

南昌邵祖平潭秋先生（1898–1969），善詩詞，有《培風樓詩》、《中國觀人論》、《文字學概論》等多種著作行世。民國三十七年（1948），成《詞心箋評》，夏瞿禪（承燾）為作序，略云：

夫有身世，乃有性情；有性情則境界自別；世士不能修潔其志行，而欲以絺繡鞶帨之工，仰規古人，宜其去古人遠矣！予友邵子潭秋以善詩有聲海內，出其緒餘，治唐宋詞，廓然能見其大，頃撰《詞心箋評》，自重慶郵其序說示予，陳義且高於皋文、靜安所云；夫論文字而指歸心性，此釋氏所謂第一義也。學者於茲編沉潛反覆，以與古人精魂相來往，詞雖小品，詣其極至，亦安心立命之學；蓋自倡優而才士，而學人，三百年來，殆駸駸方駕《詩》《騷》已！¹

所謂詞，本是流行於民間的俗文學，後來入於文人之手，所作曲子，供花間尊前歌女的淺斟低唱，文字是雅化了，而其娛樂性質依然未變。如業師螿存夫子所說，「唐五代的曲子詞，是俗文學。《雲謠集》是民間的俗文學，《花間集》是文人間的俗文學。」²

瞿禪有見於此，故以為：常州派詞學家以溫庭筠（卒於 866）〈菩薩蠻〉比董仲舒（前 179–前 104）〈士不遇賦〉，「或且以上擬屈子，皆過情之譽」。至李煜（後主）、馮延巳（正中），「伊鬱倘恍，始孕詞心」。東坡（蘇軾）、稼軒（辛棄疾）以降，于湖（張元幹）、蘆川（張孝祥）、碧山（王沂孫）、須溪（劉辰翁）之作，「沉哀激楚，乃與《匪風》、《下泉》不相遠，蓋身世際遇為之也！」³

1 邵祖平：《詞心箋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序言〉，頁1。

2 施螿存著，林玫儀編：《北山樓詞話》，收入劉凌、劉效禮編：《施螿存全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七卷，頁283。

3 邵祖平：《詞心箋評》，〈序言〉，頁1。

南宋王灼《碧雞漫志》卷二云：「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⁴自此以後，詞由俗而雅，伶工之詞化而為士大夫之詞。然而在一般人心目中，詞畢竟是小道，不足與詩並立。清嘉慶間武進張惠言（皋文，1761—1802）、張琦（宛鄰）兄弟，編撰《詞選》，以尊詞體。皋文作《詞選序》，揭出「意內而言外謂之詞」一語，旨在「崇比興，爭意格」。⁵近世王靜安（國維）先生作《人間詞話》，以「境界」為論詞標準。所謂境界，如螿存師所謂，「統攝物態與情感言之。有境界斯能寫真景物真感情。凡神韻、氣質、興趣皆是面目，而一以境界為本，有境界方能有高格、有名句。」⁶

潭秋則揭出「詞心」二字，以為勝於靜安所謂境界，云：

以予觀之，王氏所謂詞境者，皆「詞心」也。世間一切境皆由心造，心在則境存，心遷則境異：「仰面貪看鳥，迴頭錯認人。」心在鳥而不在人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可喜而反感，鳥可悅而反愕，心遷則境異也。嘗讀禪家書，載二僧見風中幡動，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其高座師曉之曰：「仁者心自動！」二僧均服，蓋二僧如非心動，則風動幡動皆不之見，所謂心不在，則雖視聽而無見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以是論詞，則「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雖造境，亦心境也！「雲破月來花弄影。」雖寫境，亦心境也；「身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沾地絮。」雖有我之境，亦心境也；「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雖無我之境，亦心境也；「汝曹催我老，迴首淚縱橫！」「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則情景交融，寫境造境不能拆開，又何莫非

4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85。

5 龍榆生：〈論常州詞派〉，收入氏著：《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94。

6 施螿存著，林玫儀編：《北山樓詞話》，頁350。

心境耶？予竊謂拈出「詞心」二字尤為賅當，故舍詞境而論詞心。⁷

論「詞心」二字勝於靜安之「境界」，頭頭是道，愜理厭心。

王陽明（1472—1529）《傳習錄下》云：「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⁸ 如此理路，用於詩詞更為愜當：若無心境，又有何有我無我之可言？故《文心雕龍》末篇〈序志〉開首即說：「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近人林公鐸（損）《文心雕龍講義》曰：

我謂彥和之論《文心》也，非論文心，論人心也；非論人心，論天地之心之原於道者也。故其說曰：「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為文而用其心者，非人耶？故又曰：「文果載心，余心有寄。」昔人以文為載道，而彥和以文為載心，道與心其有二耶？……天下固未有知道而不能知文者，亦未有可以論文而不能推之以論人者，尤未有捨人之心而能獨論文心者也。⁹

以此相對照，可見潭秋「詞心」之論，確乎勝於靜安「境界」之說。

二、「詞心」詮說

《蕙風詞話》對「詞心」有一個簡明而切當的解釋：

7 邵祖平：《詞心箋評》，〈序說〉，頁 1-2。

8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上冊，頁 107-108。

9 林損著，陳鎮波、陳肖栗編校：《林損集》（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上冊，頁 500。

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而能以吾言寫吾心，即吾詞也。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真也，非可彊為，亦無庸彊求。視吾心之醞釀何如耳。吾心為主，而書卷其輔也。書卷多，吾言尤易出耳。¹⁰

此說與潭秋之論旨歸不殊，然而《蕙風詞話》並未以「詞心」之說為重心，「詞心」論之完成，則有待於《詞心箋評》了。

潭秋所謂詞心，重在一「感」字。潭秋引鍾記室（嶸）《詩品·序》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又引楊升庵（慎）《詞品·序》云：「語云，動物謂之風，由是以知不動物，非風也；不感人，非詞也。」潭秋就此指出，「合觀《詩品》、《詞品》所言，詩詞製作，皆始於感物，終於感人」：若觀於物而不動，「非癡漢即猜忍之夫」；若「篇成而不能感人」，則「非鉅釘庸杵之音，即補織牽合之作」。¹¹ 自感感人的關鍵，端在一個「真」字。故況蕙風曰：「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脫稿。」¹²

潭秋又申述說：

千古才人，同此一心，天有風月，不能不感；地有花柳，不能不感；人有粉黛，不能不感；推之國有興亡盛衰，家有悲歡離合，亦不能不感；以其所感，曲折達之於詩詞，後之才人以今之心而逆古之心，此相視而笑之至樂，莫逆於心之奇遇也。¹³

詞心與詩心，同出於感物，故可相通。潭秋以周清真（邦彥）〈西河·金陵懷古〉為例，說道：「此詞融化唐人詩句而成，如『山圍故

10 況周頤著，王幼安校訂：《蕙風詞話》，收入《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合刊本，頁10。

11 邵祖平：《詞心箋評》，〈序說〉，頁2。

12 況周頤著：《蕙風詞話》，頁6。

13 邵祖平：《詞心箋評》，〈序說〉，頁2。

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夜深月過女牆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皆劉夢得句也；略加點染，便成佳篇，此何以故？詞心與詩心通也。」¹⁴

然而詩與詞，體製既不同，表達情感自亦有異。最重要的是：

詩可言政治之得失，樹倫理之概模，有為而作，不求人賞，常有教人化人之意，故其言貴具首尾；若詞則不然，不及政治，不涉倫理，無所為而作，引人同情，能寫一時警遇之景，游離之情，從不透過歷史議論，且不必成片段具始末，蓋文學中最動心入味者也。¹⁵

概言之，一是詞不當涉及政治倫理，不可議論說教；二是詞不宜原原本本敘事，而宜寫警遇之景，游離之情。

譚秋又以西洋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為喻：二者「雖同號小說，而迥有不同之處；短篇小說為事態之橫斷面，乃最精采之一幕，亦猶吾華之詞，雖與詩同號韻語，而詞之靈感，及其語妙，忽然而來，杳然而去，斷有非詩可髣髴者！」¹⁶可以白居易(772-846)〈花非花〉一首為例，其詞曰：「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正所謂忽然而來，杳然而去，倘恍迷離，似夢似幻，如《金剛經》所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者也。譚秋指出：

余嘗讀《詩》至《小弁》，讀《騷》至《哀郢》、《懷沙》，觀其號泣怨慕之情，往復迷離之態，為之唏噓累嘆，掩卷而起，然止於此而已爾！至於誦唐宋名家詞，作家初非有倫常慘痛，只以惘惘不甘情緒，寫出迷離倘恍語調，

14 同上注，頁110。

15 邵祖平：《詞心箋評》，〈自序〉，頁2。

16 同上注，頁2。

煙柳受其驅排，斜陽赴其愁怨，擁髻遜其淒訴，迴腰窮其
 嫉盼，諷之數復，令人惆悵低徊，欲罷不能，殆不知其所
 措，此種情況，讀詞者必能自得之，則詞心之感人勝於詩
 遠矣！¹⁷

譚秋又以為，「詞心之尋，殆不盡於《花間》一集，而多得於南唐一
 主一臣」。一主者，李後主重光，一臣者，則馮延巳正中也。申論
 說，「李後主之為君，長於仁民愛物，短於蒞政治軍；周師南侵，
 國幾不國」；宋朝興起，納土歸降，貶為歸命侯。「其亡國前後危苦
 之心，悉見於所作長短句中，真是含思悽惋，一字一淚，無一篇不
 佳！無一句不美！」。自其〈蝶戀花〉一闋可見：「遙夜亭皋閒信
 步。纔過清明，早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
 桃李依依春暗度。誰在秋千，笑裡低低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
 沒箇安排處！」詞旨微茫，如聞幽咽；最後一句，分明說出了詞
 心。「因人間無排遣，而始一一託之於詞，然後其詞乃能吞吐幽咽，
 唱嘆低回，一字一淚，極悵惘沈痛之致；此猶靈均之賦《離騷》，
 由於不忍此心之長愁者也。」至於馮延巳，以一介文臣，際此亡國
 之劫，支柱其間，「不能有所匡救，危苦煩亂之中，鬱不自達者，一
 於詞發之」。如「玉露不成圓，寶箏悲斷絃。」「和淚試嚴妝，落梅
 飛曉霜。」「天長煙遠，凝恨獨沾襟」諸句，其淒楚煩冤之情，灼然
 如見。故曰：「國破家亡，主憂臣辱，始換得此血淚文字，照瑩詞
 苑，此其內心之淒楚為何如耶？」¹⁸

趙甌北（翼）（1727—1814）有句云：「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
 滄桑句便工」（〈題元遺山集〉），正此之謂也。而同是賦滄桑，訴真
 宰，詩家可說「空聞赤幟疑軍壘，真見金人泣露盤。桑海幾經塵劫
 壞，江山獨恨酒腸乾」（元好問〈龍興寺閣〉）；而詞家則只宜說「一
 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箇安排處」了。賀方回（鑄）〈小重山〉云：

17 邵祖平：《詞心箋評》，〈自序〉，頁 2-3。

18 邵祖平：《詞心箋評》，〈序說〉，頁 3。

月月相逢祇舊園。迢迢三十夜，夜如年。傷心不照綺羅筵。孤舟裡，單枕若為眠。茂苑想依然。花樓連苑起，壓漪漣。玉人千里共嬋娟。清琴怨，腸斷亦如絃。

潭秋評曰：「『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襟。』此詩人之心境也；『玉人千里共嬋娟。清琴怨，腸斷亦如絃。』此詞人之心境也。」¹⁹ 繆彥威（鉞）論詞境曰：

詩雖貴比興，多寄託，然其意緒猶可尋繹，阮籍詩言在耳目之內，意寄八荒之表，號為「歸趣難求」。然彼本自有其歸趣，特以時代綿遠，後人不能盡悉其行年世事，遂「難以情測」耳。若夫詞人，率皆靈心善感，酒邊花下，一往情深，其感觸於中者，往往淒迷悵惘，哀樂交融，於是借此要眇宜修之體，發其幽約難言之思……作者既非專為一人一事而發，讀者又安能鑿實以求，亦惟有就已見之所能及者，高下深淺，各有領會。²⁰

詩心詞心之別，即此更可了然。

一般論者，分詞為婉約、豪放兩派。就詞的特質著眼，自當「以婉約為主，不以豪放為貴」。然而凡真豪放者，必「有心氣神思者」，「決不羸疏虛僞」，「則其美亦未在婉約下也」。潭秋以為，「足當真豪放之目者」，「兩宋間僅得東坡、稼軒二賢」。「東坡命世奇才」，「其詞繫心家國，周浹倫紀，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思，清雄之處，自挾新靈，聲情暢朗，人未及也」。稼軒則「心氣卓越，筆陣酣放，才情富艷，思力果銳」。²¹ 其「詞使事雖多，其大氣足以包舉之，故不為病；而其所以為南宋第一大詞家者，則以心量恢宏，不忘匡復」；而格於時勢，壯志未成，然而用世之意未嘗

19 邵祖平：《詞心箋評》，頁 93。

20 繆鉞：《詩詞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60。

21 邵祖平：《詞心箋評》，〈序說〉，頁 4。

消歇。老杜號為詩聖，其「詩外大有事在」，稼軒者，「真詞外大有事在者也」。²²

潭秋引謝枚如（章鋌，1820—1903）云：「稼軒是極有性情人，學稼軒者，胸中須先具一段真氣奇氣，否則雖紙上奔騰，其中俄空焉！亦蕭蕭索索如牖下風耳。」又云：「讀蘇辛詞，知詞中有人，詞中有品，不敢自為菲薄。然辛以畢生精力注之，比蘇尤為橫出矣。」²³ 詞心的最高境界，乃是胸有「真氣奇氣」，而真氣奇氣則是出於真性情，從胸中自然流出，不可強致，否則舉鼎絕鬚，俄頃而空。胸有真氣，加之以畢生精力注之，於是便可成就為第一流之大詞人。潭秋「詞心」說的歸宿，其在於此乎。

三、「詞心」舉隅

《詞心箋評》錄李後主詞十四首，第四首為〈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潭秋評曰：

自此闕以下，皆後主血淚文字也。人主長於深宮之中，不離婦人之手；玉樓瑤殿，大有人圖；美嬪嬌嬙，豈能長保？及天下事大亂好家居撞壞，然後日以眼淚洗面對之，則亦噬臍何及矣！然劉向有言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漢闕唐陵，終委諸荒煙蔓草，則又何若有此血淚文字，以照瑩宙合間，鏤人心腦，永永不忘哉？噫！後主及身之不幸，後主身後之幸也。善乎王靜安論之曰「後主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成就可謂極偉矣。²⁴

《人間詞話》第十六則云：「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

22 邵祖平：《詞心箋評》，頁145-146。

23 同上注，頁140。

24 同上注，頁19。

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²⁵ 又將詩人分為客觀、主觀二類，曰「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²⁶ 其主旨為善保赤子之心，亦即不失天所與我之性真。前述譚秋所謂，「李後主之為君，長於仁民愛物，短於蒞政治軍」，正同此意。

《人間詞話刪稿》第三七則云：

「君王枉把平陳業，換得雷塘數畝田。」政治家之言也。「長陵亦是閒邱隴，異日誰知與仲多？」詩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於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懷古等作，當與壽詞同為詞家所禁也。²⁷

十九世紀英國文豪卡萊爾(Thomas Carlyle)著有《英雄與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其第三講為〈成詩人的英雄：但丁、莎士比亞〉，其中論莎士比亞云：

若有人問我們，你們英國人，還是願犧牲掉你們的印度帝國呢，還是願犧牲掉你們的莎士比亞……這的確是個重大的問題。政治家的答覆當然要帶一些政治的色彩，然而我們，也為了我們自己，不就要強迫着回答道：有沒有印度帝國沒關係；我們可不能沒有莎士比亞！印度帝國，將來總有一天要去的；而這個莎士比亞卻不會去，永遠伴著我們；我們決不能捨棄我們的莎士比亞！²⁸

25 王國維著，徐調孚注，王幼安校訂：《人間詞話》，收入《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合刊本，頁197-198。

26 王國維著：《人間詞話》，頁198。

27 同上注，頁238。

28 嘉萊爾著，曾虛白譯：《英雄與英雄崇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172。按：曾氏將作者譯為「嘉萊爾」。

欲長保印度帝國，那是出於政治家之眼，域於一時之得失；而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共人類而長存；與靜安、潭秋之論歸趣全同。

後主〈蝶戀花·遙夜亭皋〉一闋，潭秋評曰：

此詞一句一曲，吞吐幽咽，不可思議。亭皋散步而於遙夜，一曲也；纔過清明而即覺春暮，二曲也；雨聲未透為風所取，三曲也；月影乍來為雲所掩，四曲也；桃李爛漫未遑賞春，五曲也；春在悲淚之中，而誰於秋千下低低笑語，六曲也；末二句則如挽弓至滿，不得不發，詞心醞釀深醇，始辦此境，愁惘已極，轉見豁達高健，歸於自然。²⁹

剖析詞心，絲絲入扣，至深至曲，故《詞心箋評·序說》引此闋云「詞旨微茫，如聞幽咽」。

又，〈浪淘沙〉云：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潭秋曰，此闋為「後主歸命汴京之作」。距牽機藥賜死不遠。「灑最後一滴淚，流最後一滴血，含思悽惋，造語哀迷，令人不忍卒讀。諡之詞聖，誰曰不宜？」甚至以為詩聖不如詞聖：

夫詩聖之有杜甫，未若詞聖之有李後主也！杜子美舍其「語不驚人死不休」、「丈夫垂名動萬年」與諸排律，則庶幾真詩聖矣！文學精緒，惟在務感人而不在務勝人，杜子美尚有勝人之意，若李重光則怨慕反復者，不厭其纏繞，蘊蓄深厚者，不減其昭彰；蓋一往情深，悱惻芬芳，

29 邵祖平：《詞心箋評》，頁 21-22。

而不能自己者也，尊為詞聖，吾無間然矣！³⁰

尊詞如此，可謂至矣。

馮正中(903-960)〈菩薩蠻〉云：「畫堂昨夜西風過。繡簾時拂朱門鎖。驚夢不成雲，雙蛾枕上顰。金鑪煙裊裊。燭暗紗窗曉。殘月尚彎環，玉箏和淚彈。」潭秋評曰：

西風夜起，朱門魚籬拂動，初疑為薄倖人來，繼審其誤；乃此一聲，徒驚高唐之夢，不成一晌之歡，醒覺時雙蛾不禁為之顰蹙；此美人望幸之意，人臣欲得君之切也。殘月弓彎，彈箏含泣，則「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之旨也。³¹

於正中「憂生念亂意內言外」(〈序說〉中語)之詞心，剖析深細，曲折傳出。

又正中〈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香徑裡。手接紅杏蕊。鬥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鶉喜。」南唐中宗見「吹皺一池春水」句，曰「干卿底事？」潭秋以為，「中宗蓋一時戲言耳」，以為「文學中自有一種寫境詩詞」，此所謂寫境者，「身境也」，身境自「宜切近」。名句如謝靈運之「池塘生春草」，薛道衡之「空梁落燕泥」，若加細思，豈非亦是「干卿底事」？若「膠執此義」，則惟有劉禹錫〈玄都觀詩〉「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才可說與作者相關。故潭秋曰：

詞中有不要緊語，有與己無關語，隨手拈來，反成語妙；如辛稼軒〈西江月〉：「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黃仲則〈醜奴兒慢〉：「頽牆左側，小桃放了，沒箇

30 邵祖平：《詞心箋評》，頁25。

31 同上注，頁34-35。

人知！」皆所謂不重要，與己無涉者也。³²

晏元獻（殊，991—1055）〈浣溪沙〉有句云：「無可奈何花落去」，劉融齋（1813—1881）就此說道，「詞中句與字，有似觸著者，所謂極鍊如不鍊也」，³³「無可奈何」句，正是「觸著之句也」。潭秋曰：

近人王國維論詞貴不隔，不隔者，觸著之謂也。沈天羽謂「無可奈何花落去」，律詩俊語也。然自是天成一段詞，著詩不得，蓋謂詩之寫景較質重，詞之寫景尚輕靈；如杜詩「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語太逼真，轉見費力，不知終不類詞語也。³⁴

質重與輕靈之別，正詩語與詞語之異也。

潭秋又曰：

毛先舒云：「詞家意欲層深，語欲渾成；作詞者大抵意層深者，語便刻畫；語渾成者，意便膚淺；兩難兼也。」或欲舉其似，偶拈永叔詞云：「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此可謂層深而渾成，何也？因花而有淚，此一層意也。因淚而問花，此一層意也；花竟不語，此一層意也；不但不語，且又亂紅飛過秋千，人愈傷心，花愈惱人，此一層意也。語愈淺而意愈入，又絕無刻畫費力之跡，謂非層深而渾成耶？然作者初非措意，直如化工生物，筍未出而苞節已具，非寸寸為之也。若先措意，便刻畫愈深，愈墮惡境矣！³⁵

32 邵祖平：《詞心箋評》，頁30。

33 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21。

34 邵祖平：《詞心箋評》，頁40。

35 同上注，頁46-47。

如此分析，真得詞家三昧，度人金針也。

層深而渾成，小令優為之，慢詞則難。潭秋論周清真詞，以為「美成雖長於鋪敘，工於組織，而詞心究不甚深遠」。申論曰：

此種文學之得失盈絀，惟有寸心冥會，不能強人同感；愚總以詞至美成，便覺後主、延巳、六一、東坡、淮海、小山之神韻氣焰掃地以盡，下此則駸駸於格制，津津於層次，斤斤於詠物，孜孜於琢句，美成蓋於此結集前人，開演後派，成一大關鍵也。³⁶

然而慢詞亦有絕佳者，柳屯田（永）〈雨霖鈴·寒蟬淒切〉即為其例，潭秋曰：

此詞鋪敘展衍，娓娓道來，至下闕換頭處，以「多情自古傷離別」蓄勢，「更那堪冷落清秋節」襯之，故「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二語，搖曳而出，幽秀逸艷，慢詞中之絕佳者也。慢詞不同小令，小令中寫景語，如「紅杏枝頭春意鬧」、「綠楊樓外出秋千」，皆以本句完成其意旨，若此詞設無「今宵酒醒何處」一句，則「楊柳岸曉風殘月」亦不能生動矣。³⁷

可見潭秋心目中，慢詞而欲生動，自有其道，即當如《文賦》所謂，「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³⁸

潭秋又引劉公勇（體仁）論易安居士（李清照）〈聲聲慢〉曰：

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語，其體雅正，無旁見側出之妙；柳七最尖穎，時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惟易

36 同上注，頁 97。

37 同上注，頁 52。

38 同上注。

安居士「最難將息」，「怎一個愁字了得」深妙穩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絕句，真此道本色當行第一人也。³⁹

又，易安〈鳳凰臺上憶吹簫〉云：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者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譚秋以為，此詞佳處，在於「內心哀樂醞釀豐至」，云：

寫難狀之情，如在目前；流不盡之怨，出於言外；秦少游之尊前花下，一往情深者，對此尚有遜色。文學以內心哀樂醞釀豐至者為貴。如：「多少事，欲說還休！」「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其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矣。⁴⁰

簡言之，詞不論小令長調，其第一義不在鋪敘，不在勾勒，而在情感，情感非旦夕間的事，在於內心醞釀至久，觸著外物，自然流露。所謂周美成「詞心究不甚深遠」者，厥因在此。

同時須知，勾勒非不重要，但不是第一義。譚秋評秦觀（1049—1100）〈八六子·倚危亭〉曰：

杜甫上肅宗三賦自云：「沈鬱頓挫，過於楊馬。」此詩家自承造詣之真，非虛語也。愚謂一切文學，莫不可以此四字概之，「沈鬱」屬於情緒，「頓挫」屬於姿態；如言長短句之妙處，即在吞吐勾勒，吞吐屬於情緒，以「沈鬱」

39 同上注，頁124。

40 同上注，頁123。

為貴也；勾勒屬於姿態，以「頓挫」為貴也。如淮海此詞「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一起即見無限愁思奔赴而來，沈鬱之至也！至下半闕「無端……怎奈何……那堪……」極盡跌宕能事，而終復以「正消凝，黃鸝又啼數聲」結之。一波三折，一谿九曲，姿態橫生，不可端倪矣！此其所以為北宋第一詞家歟？⁴¹

情緒之事屬詞心，姿態之事屬詞筆，詞心當先於詞筆。

蕙風弟子武進趙叔雍（尊嶽，1898–1965）有《填詞叢話》，其卷一有曰：

作詞者首貴神味，次始言理脈。神味足則胡帝胡天，均為名製。惟神來之筆，往往又出之有意無意之間……神可自致而不可強求。欲求致力於神味，但當就常日之性靈學問為陶鎔。……神來之筆，不假理脈而理脈自得，不假句字而句字自潤，是在平日涵養與學力兼尚。若徒具神味而學力不足以濟之，亦每徒負慧心耳。⁴²

此所謂神味，即屬於情緒，屬於詞心，而所謂理脈，則屬於姿態，屬於詞筆；與潭秋之論歸趣一致。

四、詞心與品格

潭秋評晏小山（幾道）〈虞美人〉「曲闌干外天如水。昨夜還曾倚。初將明月比佳期。長向月圓時候望人歸。羅衣著破前香在。舊意誰教改。一春離恨懶調絃。猶有兩行閒淚，寶箏前。」云：

41 同上注，頁 62–63。

42 趙尊嶽：《填詞叢話》，《詞學》第三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年），頁 161–162。

文學描寫人物，不可不首重品格；白香山寫潯陽江頭商婦，月夜抱琵琶上人船，輕攏慢撚；又憫然敘少年事，嚶嚶不覺啜泣；而其夫前月始赴浮梁買茶去也！以此失檢婦人，不知禮防，與此一春離恨懶調絃之貞婦相較，則去若天淵矣！小山艷詞，大有品格，誠狹邪之大雅，風騷之鼓吹矣。小山此闕佳處亦是沿承唐人句：「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得琵琶不忍彈」脫化而來。⁴³

按：白香山〈琵琶引〉所述攸關唐代風俗與宋以後不同者，如陳寅恪先生所謂：「此茶商娶此長安故倡，特不過一尋常之外婦。其關係本在可離可合之間，以今日通行語言之，直『同居』而已」。⁴⁴ 故此處譚秋所論，與唐時社會風俗實情不符。然而論詞「首重品格」，說「小山艷詞大有品格」，則甚中肯。

劉融齋論「詩格」曰：「詩格，一為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賢不肖也；一為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貧富貴賤也。」⁴⁵ 論「詩品」曰：「詩品出於人品。人品愜款朴忠者為上，超然高舉、誅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勞來、從俗富貴者無譏焉。」⁴⁶ 又曰：「詞家先要辨得情字。《詩序》言『發乎情』，《文賦》言『詩緣情』，所貴於情者，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世間極有情之人。流俗誤以欲為情，欲長情消，患在世道。倚聲一事，其小焉者也。」⁴⁷ 按：所言甚諦，可作譚秋「首重品格」之說的注腳。

詞的本色是「艷科」，旨在娛樂聽眾，其歌詞後來便稱為「詞」。而男女相悅之情，凡人所恆有，故其內容不外一「艷」字，古往今來皆如此。歐陽炯（896—971）〈浣溪沙〉云：「相見休言有淚珠。酒闌重得敘歡娛。鳳屏鴛枕宿金鋪。蘭麝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譚秋評曰：

43 邵祖平：《詞心箋評》，頁 81。

44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52。

45 劉熙載：《藝概》，頁 82。

46 同上注，頁 82。

47 同上注，頁 123。

案此是艷詞，非淫詞也；淫詞如柳屯田〈菊花新〉下半闕云：「須臾放了殘針，脫羅裳恣情無限。留著帳前燈，時時待看伊嬌面。」周美成〈青玉案〉下半闕云：「玉體儂人情何厚？輕惜輕憐轉唧溜。雨散雲收眉兒皺。只愁彰露，那人知後，把我來儂憊。」與歐陽炯詞合觀之，只見其輕薄無行，無異自畫供狀而已。⁴⁸

王靜安《人間詞話刪稿》第四三則云：「讀《會真記》者，惡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姦非。讀《水滸傳》者，恕宋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艷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儂薄語。」⁴⁹與潭秋意旨無殊。

潭秋於此更申論說，「詞號艷科」，然各家之「艷」不同：溫庭筠是「富艷」，韋莊是「清艷」，李後主是「哀艷」，馮延巳是「悽艷」，晏殊是「俊艷」，歐陽修是「深艷」，秦觀是「明艷」；「及至晏小山，醞釀深厚，上接溫韋後主，下開美成梅溪，而艷詞遂集大成；吾欲以一字形容其艷，竟不可得，不得已其以為『酣艷』可乎？」艷至於酣，則爐火純青，「俗處皆雅，淺處皆深；為悲為恨，均不失度」，真是「艷詞之極則」。潭秋更以為，若「以聲音之理釋之」，「艷」字即「引」字也。「引」則有二義：一是「援引古義以通今意，忠愛纏綿不能暫止；此《離騷》之所謂『女嬃之嬋媛兮』」，此為一義。二是「奇辭麗句，瓊瑰不恆。驚才絕艷，見之令人牽引不已；此《九歌》所謂『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此乃第二義。由此得出結論說：「一切文學，皆以艷為要素，《離騷》為『浮夸艷逸』之宗。《招魂》、《九歌》，《文心雕龍》亦稱其『耀艷深華』，與詞之為艷科正同。」「艷」與「引」既為雙聲，其義自可相通。「而令詞復有令引之目；令，美也；引，艷也；則又《左傳》『美而艷』以形容婦人之例也；小詞之所以不離貌寫婦人者，其以是歟？」⁵⁰如

48 邵祖平：《詞心箋評》，頁15。

49 王國維：《人間詞話》，頁241。

50 邵祖平：《詞心箋評》，頁73-74。

此議論，似難免「牽強附會」之譏，而所以尊詞者，則可謂無以復加矣。

詞既為艷科，「浮夸艷逸」自不為所禁，但有一個前提，即「忠愛纏綿不能暫止」，施者受者皆須如此。馮正中〈菩薩蠻〉有句云：「和淚試嚴妝」。《人間詞話》最賞此五字，以為正中詞品似之。漢武帝陳皇后失寵，獨居長門宮，以重金託司馬相如，為作〈長門賦〉，武帝見之，「尚復一幸長門」，「則千金未買相如作賦之前，陳皇后固『和淚試嚴妝』，日望車駕之臨幸也。此時失愛之女子，其內心之蘊結為何如乎？」唐明皇之梅妃，「則悻悻現於面，乃不逢此，於明皇賜珍珠後作詩謝之曰：『桂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則語怨而有愠意矣」。譚秋的結論是：「世間極慧之女子，決不因所歡不愛而懈其梳洗；則和淚試嚴妝之女子，真秀外慧中之選矣！推之人臣事主，亦復如是，屈原不因懷王之疏己而消其忠直好修之情；士無恆產而有恆心；遭邦之無道危行而言遜；皆和淚試嚴妝之時也。」⁵¹

陳寅恪先生〈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云：「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⁵² 盡其在我，不責報於人。文天祥、陸秀夫豈有不知南宋萬無可救之理？然而既任宰執，但求心安，知其不可而為之，死而後已。

李義山〈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有句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蘅塘退士（孫洙）評二句曰：「一息尚存，志不少懈。可以言情，可以喻道。」⁵³ 見道與言情，推到極致，又豈有二哉？故譚秋曰：「孰謂詞章小技，而不可因之見道哉？」⁵⁴ 「詞心」說所以為論詞第一義者，以此。

51 同上注，頁35-36。按：秀外慧中，「慧」，印本誤作「惠」，茲改正。

52 陳寅恪：〈寅恪先生詩存〉，收入氏著：《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6。

53 蘅塘退士（孫洙）：《狀元閣唐詩三百首注釋》，同治光緒南京狀元閣本，七律，頁十三上。

54 邵祖平：《詞心箋評》，頁42。

引用書目

- 陳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元白詩箋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蘅塘退士（孫洙）：《狀元閣唐詩三百首注釋》。同治光緒南京狀元閣本。
- 嘉萊爾撰，曾虛白譯：《英雄與英雄崇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 況周頤著，王幼安校訂：《蕙風詞話》。收入《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林損著，陳鎮波、陳肖栗編校：《林損集》。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
- 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龍榆生著：《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繆鉞：《詩詞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邵祖平：《詞心箋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施蛰存著，林玫儀編：《北山樓詞話》。收入劉凌、劉效禮編：《施蛰存全集》第七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 王國維著，徐調孚注，王幼安校訂：《人間詞話》。收入《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趙尊嶽：《填詞叢話》，《詞學》第三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

On Shao Zuping's 邵祖平 (1898–1969) *Cixin jianpin* 詞心箋評

YAN Shouc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yang Technology University, Singapore

Shao Zuping 邵祖平, in his *Cixin jianpin* 詞心箋評, proposes the notion of *cixin* 詞心 (lyric mind) as the criterion to appreciate a work of *ci* 詞 (lyric poetry), and claims that it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poetic criticism than Wang Guowei's 王國維 (1877–1927) theory of *jingjie* 境界 (the world of lyric poetry), in that all the worlds of the universe are made by mind/heart: different mind creates different world. The poetic mind is rooted in touching and moving: having been touched by something, the poet produces a work moving the reader. In the case of *shi* 詩, the poet has a certain purpose, more often than not, aiming at enlightening the reader. In contrast, the lyric poet usually has no purpose, only expressing the inner feelings and thereby arousing resonance of the reader. As the editor of the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rightly comments on Li Shangyin's 李商隱 (813–858) couplet — “Spring silkworms spin till death, running out of yearning thread; / Burning candles weep, till no more tears they can shed” — we can express our feelings and understand the Tao with these very lines. That is what the lyric mind implies.

Keywords: Shao Zuping 邵祖平, *Cixin jianpin* 詞心箋評, theory of the lyric mind, *ci* theory in 1912–1949

